

•王雲五主編•

人人文

特

號

孤女飄零記

中冊

夏羅德 布綸忒 著
伍光建 譯

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

夏布伍

羅綸光

德忒建

著譯

孤

女

飄

零

記

中冊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復刊人人文庫序

人人文庫自民國五十五年始刊，迄六十二年終刊成者計達一千五百餘種。中分單號雙號及特號三種。單號每冊八元，雙號十二元，特號二十元。其種數之多，定價之廉，冠於全國。及六十二年秋後，紙張價格奇漲，且不易得，其他工料莫不稱是。人人文庫原以廉價為主，隨成本而增價，殊違本旨，不得已於六十三年元月始暫停新書之印行，即原已出版各書亦以售罄爲止，暫不重版。今歲三四月以來紙價工價雖平均較前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，然已漸趨穩定，籌謀再四，決從五月起，仍予復刊，每月新刊暫定爲十種，其原出各書，銷數較廣者，仍予重版，以應讀者需求。書價姑定爲單號每冊十二元，雙號十八元，特號三十元，所增雖僅百分之五十，而以視工料之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者，仍稍虧損在所不惜。

復刊以後，選材益加審慎，範圍亦日廣，除與英國之人人文庫比擬，且後來居上。關於新知識之介紹仍略仿英國家庭大學叢書。又復刊新書之編著悉與原刊蟬聯

，設印刷工料不再增長，則由原刊之千五百餘種，不難與時並進，遞增至數千種，乃至萬種，使青年學子得以廉價盡讀有用之書，此則所殷望也。

又除單號雙號每種仍維持一冊外，特號因多載名著，爲存其真，必要時得分訂爲二冊以上，如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卽其一例也。

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五月一日王雲五識

第十六回 動情

這一天，我又想見洛赤特的面，又怕見他。我只想聽他的聲音，不願意見他的眼睛。早上我常常的盼望他走來。向來他是不大進來課堂的；今天早上，他果然進來了幾分鐘，我心裏有一種印像，料到他今天必來的。

早上同平常一樣，並無什麼事故，打斷阿狄拉用功；不過吃過早飯之後，我聽見洛赤特臥室附近，有許多人聲，聽見弗非士太太，利阿，約翰夫婦的聲音。聽見有一個說道：『天可憐他，不然主人燒死在床上！』又有一個說道：『晚上點蠟燭睡覺，是很危險的！』又有一個說道：『幸而他想得到拿水壺去澆滅！』又有一個說道：『他為什麼不喊人起來！』又有一個說道：『他睡在書房的榻上，不會受涼吧！』

隨後聽見他們收拾房子的聲響，我下樓吃中飯的時候，在門口走過，看見屋裏都收拾好了，不

過床上並無帳子。利阿擦玻璃窗的烟痕。我正要問她，打聽他們說起火的理由；我一走進去，我看見有個女人坐在床邊縫帳圈，這個女人，就是格禮士普爾。

她坐在那裏，無精打采的不說話，全副精神在那裏縫帳子的圈。她臉上且不露出行兇害人的神色，洛赤特昨天跑上樓，查考出來，說是她放的火，這個時候，爲什麼她神色這樣鎮靜，如若無事的，我十分驚怪疑惑。我一面定眼看她，她抬起頭來，毫無驚懼神氣，還對我說道：『小姐，我同你請早安。』說完又縫。

我心裏想道：『待我來試試她，她怎樣能夠這樣鎮靜！』

我說道：『格禮士，你好呀。屋子出了什麼事？我聽見她們剛才說話，好像是發生了什麼事的。』

他答道：『不過是主人昨晚在床上看書，忘記了滅燭，就睡着了，帳子燒着了；幸虧還尙未燒着木器，他就醒了，用水壺的水澆滅了。』

我低聲說道：『這是件怪事！』我一面定睛看她的臉，說道：『洛赤特先生，沒有喊醒人麼？沒得人聽見他響動麼？』

她舉眼看我；這時候她的神色，是有點知覺了，好像是留心察看我，答道：「小姐，你是曉得的，僕人們離得很遠，是不會聽見。弗非士太太，同你的屋子，離主人的很近；但是弗非士太太說，沒聽見響動。年紀大些的人，是睡得很着的。」她又停住不說，現出不理的神氣，聲音卻是意有所指的，說道：「小姐，你年紀小，睡得不十分酣的。也許你聽見有什麼聲響？」

我放低聲音答她，不要利阿聽見，說道：「我聽見的，起初以爲是派拉，但是狗是不會笑的，我的確聽見有很怪的笑聲。」

她拿些線過蠟，穿針，很淡定的答道：「小姐，主人當這樣危險的時候，是不見得還笑的：你一定是作夢了。」

她這樣從容鎮靜，令我生氣，我就很切實的答道：「我並不作夢。」她又看看我，眼色是很要察看，我，問道：

「你告訴過主人，你聽見笑麼？」

我答道：「我早上沒得機會告訴他。」

她又問道：「你沒想到打開房門，走出來，看看過道麼？」

她好像是要研訊我，設法使我不知不覺吐露真情。我忽然覺得，她若是疑心我，或是曉得我知她所犯的事，一定是要下毒手，收拾我的，我不能不防。

我答道：「我不獨不開，還把門鎖得緊緊的。」

她就說道：「原來你每天晚上睡覺是不鎖門的麼？」

我心裏想道：「這個魔鬼，她要打聽我的習慣，預備將來設計收拾我。」我怒極了，很不小心的，我很嚴厲的答道：「我向來是不鎖門的，我以為不必的。從此以後，我卻要十分小心，什麼都嚴密防備好了，我纔睡下。」

她答道：「這是很該的。我們這裏附近，是很太平的。我曉得金銀器的小庫裏，很有值錢的器具，向來卻沒得盜賊，想來偷過。你曉得的，這是一所大房子，因為主人不常在家，僕人用得很少；我想看，還是謹慎些好，房門都應該加門。小姐，有許多人是聽天由命的；但是聽天也該有防備的方法。」說到這話，她就不響了，這一次總算是她說的話還多。

我仍然站在那裏不動，看她這樣的鎮靜，我還是很疑惑的，這個人裝上假臉，真是有大本事。這時候，女廚走進來，說道：

「普爾，僕人們的飯快預備好了，請你下樓。」

她答道：「不必，你把皮酒同甜點心，放在捧盤，讓我拿到樓上吃。」

女廚問道：「你要點肉麼？」

她答道：「只要一點肉，一點牛乳腐。」

女廚又問道：「你要西米麼？」

她說道：「現在你不必管。吃茶以前，我要下樓，讓我自己作。」

女廚對我說是弗菲士太太請我，我就走了。

吃中飯的時候，弗菲士太太說帳子着火的事，我也不留心聽，因為我心裏還是很疑惑格禮士普爾，是個什麼樣性格的人，她在這所大宅子裏，算是個什麼人，處的是什麼地位。洛赤特幾乎明說他相信昨晚放火，是普爾幹的，為什麼不把她管押起來頂少也要關她走，為什麼不敢明證其罪呢？

有什麼阻礙，不敢動她呢？為什麼還要我嚴守祕密呢？為什麼一個極膽大，極講報復，極驕橫的，一個堂堂男子，居然會在一個女僕掌握中。這個女僕，要他的命，他不獨不敢辦她的罪，連責備她也不敢，這是個什麼緣故呢？

我又想道：『假使格禮士是個少年美貌女子，也許是因爲愛情關係，不敢難爲她，但是格禮士年紀已大了，面貌又是醜惡，是絕不能有愛情的關係。』我又想道：『格禮士曾經是個少年，那時候同洛赤特年紀相彷彿。弗非士太太曾經告訴過我一次，說格禮士住在這裏有許多年了。我看格禮士雖是很不美，但是她許有特別的長處，可以補救她的貌醜。洛赤特是個有決斷的人，是個有特別性情的人，格禮士也是個怪人。難道是洛赤特少年的時候，因一時高興，被格禮士拿住了，一直到現在，還能操縱他，他簡直是無法擺脫？』我想到這裏的時候，再看看格禮士那種蠢笨身材，那副粗怪臉，我心裏又說道：『這是絕無的事，我是胡猜，猜得不對。』隨後我心裏的祕密聲音，告訴我说：『雖是這樣說，你自己又何嘗是美貌也？也許洛赤特很看上你，你自己覺得洛赤特好像是很看上你；昨天晚上——你記得他的話，你記得他的神氣，你記得他的聲音。』

我是記得很清楚，他的言語，眼色，神情，我都記得。我這時候在課堂裏，阿狄拉學繪畫，我低住頭，把住她的手，教她畫。她忽然抬頭，對我說道：

「你的手爲什麼這樣發抖，如同楊葉，你的臉很發紅，好像櫻桃！」

我答道：「阿狄拉，我因爲灣腰低頭覺得熱。」她打她的畫稿，我心裏只管還是想。

我趕快把我胡猜格禮士的意思打消，因我討厭這個意思。我拿她同我比較，覺得太過於不倫不類。從前貝西利文說過，我很是個上等女子，她說的是實話，我是個上等女子。我現在比貝西見我的時候，又好看得多；我的臉色，身材，神氣，比從前都好得多；因爲我覺得我的前程，較有希望，我心境又好。

我向窗子一看，說道：「天又快要將晚了，我今天還未聽見洛赤特的聲音脚步；天未黑之前，我一定可以見着他；早上我害怕見他；現在我很想見他，因爲我盼望了許久，有點不耐煩了。」

到了天黑的時候，阿狄拉出了書房，去找索菲同她玩，我非常之要見洛赤特。我很留心的聽樓下響鈴，很留心的聽利阿上樓來送信；我又好像有時聽見洛赤特的脚步響，我轉臉向門，盼望是他

推門走進來。門還是關着的，只有黑暗從窗子進來。然而還不到十分晚，他有時等到七八點鐘纔請我去，這時候不過是六點鐘，我今天晚上有許多話要同他說，他萬不能令我失望的！我要同他再提格禮士普爾，要聽他怎樣的答我；我要問他，當真是這個女人放火的麼？倘若果真是她，爲什麼他要嚴守祕密，不敢宣布。我問他的話，令他生氣不生氣，我只好看；我有時候特爲麻煩他，有時候我又安慰他，我很以爲樂；我是歡喜作樂的，卻是我自然而然的曉得不至作得過火，我自有限，不使他發怒，我卻是很要賣弄我的手段，不到界限，我是不能手的。我很留心尊重我自己的位分，凡事無不盡禮，極恭且敬，我仍然是很能夠無畏無懼，不受束縛的，同他辯駁：這樣辦法，彼此都相宜。

後來聽見樓梯有腳步聲；利阿果然走進來，但是只說茶點已經擺好，在弗菲士太太屋裏。我是很喜歡進去那屋子，很喜歡下樓，我以爲那裏離洛赤特近些。

弗菲士太太說道：「你一定想吃茶點了，中飯你吃得很少。我恐怕你今天有點不好過，你臉色不寧，好像是發熱。」

我答道：「我覺得很好，向來沒得這樣好。」

她說道：「既是這樣說，你得現出好胃氣，多吃茶點，證明你身體覺得比向來好。我一面收拾活計，請你泡茶。」她收拾好了站起來，拉簾子。

他從玻璃窗向外看，說道：「今晚雖不見星光，天氣是還好；洛赤特總算是遇着好天氣，走遠路。」我說道：「走遠路麼？洛赤特先生出遠門麼？我不曉得他出門。」

她答道：「一吃過早飯，他就走的！他到愛士頓先生家裏去，離這裏有三十多里路，我相信那裏有個聚會——英格林貴族，臨爵士典特大佐，都在那裏。」

我問道：「他今晚回來麼？」

她答道：「今晚不回來，明天也不回來；我看他很像住一星期，還許不止。闊人們聚集在一起，包圍住都是華麗熱鬧的事物，那一樣不是娛樂的事，是不會匆匆忙忙就散的。況且碰着這種機會，男客是最受歡迎的。洛赤特先生，在社會中，是很有手段，很活潑的，人人都喜歡他的，夫人小姐們，尤其喜歡他。你也許以爲他那種面貌，神氣，不爲她們所喜歡；但是我看他的學問才幹財產世系，很可以補救他面貌的不足。」

我問道：『那裏地方，有夫人小姐們麼？』

她答道：『那裏有愛士頓夫人同三位小姐，這三位少年小姐，是很漂亮的；此外還有尊貴的布朗西英格林小姐，瑪理英格林小姐，我猜都是十分美貌的。六七年前，布朗西還是十八歲的時候，我曾見過，洛赤特在家裏慶賀聖誕，開跳舞大會，她來過，那一天我們的客廳，裝飾得十分華麗，滿廳都是燈火！我想至少也有五十位男客女客，都是世家；那天晚，英格林小姐是最美。』

我問道：『弗菲士太太，你說你看見過這位小姐，她是什麼樣？』

她答道：『我見過她。飯廳門是大開，因為是聖誕，僕人們都可以在堂屋看熱鬧，聽女客們彈琴唱歌。洛赤特請我進去，我進去，坐在一個冷清角上。女客們很多，很華麗，少年的女客，尤其穿得很華麗，很好看；那天晚上，英格林小姐，誠然是女中之王后。』

我問道：『她是什麼樣？』

她答道：『這位小姐，身長，身材可愛，兩肩斜垂，頸子長，面皮微黑而清，五官名貴，兩隻眼很像洛赤特的眼，大而黑，光彩射人，很像金剛鑽，頭髮豐盛而黑，梳得很好看，後面結成辮，拳髮覆額，通身是

日衣裳，蜜蠟色的披肩，髮上簪的一朵蜜蠟色的花，同黑頭髮很相襯。」

我問道：「衆人自然是很讚美她？」

她答道：「是的，他們不獨稱讚她貌美，還稱讚他的才藝。那天晚上，她還唱歌的，還同一位男客同彈琴，她還同洛赤特合唱。」

我問道：「洛赤特先生唱歌麼？我不曉得他能唱。」

她答道：「他的喉嚨很洪亮，又極好音樂。」

我問道：「英格林小姐是什麼喉嚨？」

她答道：「她的喉嚨很豐富，很響的，唱得是真好聽。她唱歌很令人滿意，她唱過之後彈琴，我是不懂得音樂，洛赤特卻是個行家，我聽他說，那位小姐彈得非常之好。」

我問道：「這位美貌多才的小姐，還未嫁人麼？」

她答道：「我看是未出嫁，我猜她沒得多少財產；她的妹妹也無多少財產。英格林貴族的家產，是傳子的，不能分析的，全歸長子承受。」

我問道：「爲什麼沒得貴族或是上等人，看上他呢？譬如說的話，爲什麼洛赤特不娶她呢？洛赤特是很有錢的，是不是？」

她答道：「他是很有錢。但是年紀相差得很遠，洛赤特已經快到四十歲的人，那位小姐今年不過二十五歲。」

我說道：「這算什麼？年紀相差很多的，天天都有結婚的。」

她答道：「是的，但是我看洛赤特，不見得存這種意思。你爲什麼不吃東西？你坐下來吃茶，幾乎沒吃什麼東西。」

我答道：「我沒吃什麼，我覺得很渴。請你再給我一盃茶。」

我正要再提洛赤特也許會娶那位美貌小姐的話，剛好阿狄拉進來，改了話柄。

我獨自一個人的時候，把我所聽的這一番話，細細審查一番，看看我自己的心，細考我的思想，同情感，設法把我的渺渺茫茫的思想，收攏歸槽，不使泛濫無歸。

我就控告我自己，自兩星期以來，我就有了一種普通思想，自從昨晚的事發生之後，我就發生

情感，發生希望；這時候我把道理來對付，纔曉得我自己爲幻想所侵，令我失卻我的腳踏實地，我就判決我自己的罪狀，說道：『世界上再沒得比你柘唔愛邇更傻的傻女子了，人家的謊話，說得好聽，你就信以爲真，吃了毒藥，還當作是甘露。』

我又說道：『你以爲你是洛赤特所最喜歡的人麼？你以爲你有本事，能令他歡喜麼？你以爲他看你是他的要緊人麼？你走你的罷，你這種傻思想，真是令人心裏作惡欲嘔。有時他表示喜歡你，你就覺得快樂，這都不過是世家男子，混世日久的人，對待手下人，同初涉世的人一種手段。你就膽大起來麼？你這個糊塗可憐的東西。你若是爲自己打算，也該明白些你今早把昨晚的情形，又說一遍，你自己不覺得害羞嗎？你趕快拿兩隻手，蓋住臉，他說過兩句話，恭維你的眼睛麼？你是一條瞎眼的小狗。你該睜大眼皮，看看你自己的胡思亂想。東家恭維你，不是什麼好意思，你以爲他當真要娶你麼？無論什麼女人，若不是個瘋子，千萬不能心裏害單思病，若是所想的男人不曉得，或是雖曉得而不愛你，這種病是要送命的；若是對方曉得了，戀愛你，一定會鬧到不可收拾，不可擺脫的。』

『柘唔，你聽我的判辭：明天你照着鏡子，拿塊粉筆，描你自己的尊容，卻要的的確確的照着鏡